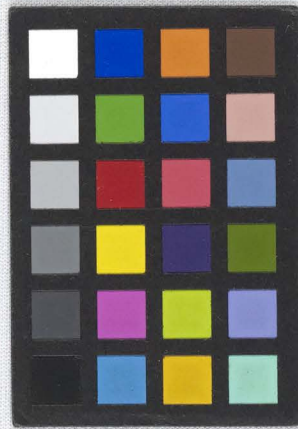


元亨釋書

二十六
九

尾

0931	貴	年
24	重	月
10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135280	号



135280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旨入昆盧舍藏攝別報國禪寺住持比立單況謹募眾緣恭為

全上自嘉禪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鐫梓與

天藏經印板發行部計三十卷皆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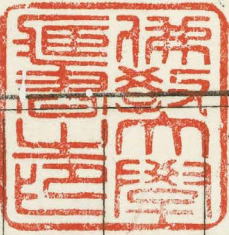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二

寺像六

向原寺 四天王寺

元興寺 大安寺



頂法寺

禪林寺

大寺

崇福寺

興福寺

神願寺

長谷寺

東大寺

石山寺

葛木像

鷄田寺

招提寺

西大寺

粉河寺

神護寺

慈氏像

村崗像

勝尾像

鞍馬寺

清水寺

山王像

園城寺

貞觀寺

感應寺

圓教像

蟹滿寺

寺像志六

毗盧覺皇身土不二遮那智帝珠網無礙逮
迦文法王之統御忍界也鬼驅而竹林始焉
外伏而祇園次焉卅尊晚年安居切利優填
王不耐思慕刻牛頭奉之毗舍離者鑄金僧

訶羅者琢玉印度之寺像寔繁矣摩騰入漢
劉帝創白馬僧會來吳孫王營建初漢桓鑄
黃金梁武聘赤檀仲暉紵像每夜行道平等
石軀終日俯首支那之寺像不可勝記也又
夫僧伽藍阿練若道場精舍之号不一而摠
言寺何乎其亦有說焉永平十年騰蘭西來
明帝館鴻臚寺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
立精舍居之初以佛倚像舍利梵夾載白馬
而至故名白馬寺蓋鴻臚者典客之官鴻聲

也臚傳也傳聲贊導九賓也寺嗣也官屬相
嗣治事之所也以沙門之始居立爲号也故
比丘所庇皆官宇也是以宏基鉅構非菴廬
之比梁立光宅魏造永寧唐建西明宋闢慧
林廣壯嚴麗與宮闕角逐者是也本朝之製
二規如彼稻目元基八耳溥作皇王資運祚
相將昌家業靡不繇斯凡寺像之興廢者國
家之盛衰也像設之靈基興之異不成世之
福田盪人之情僞者鮮矣故今采尤著者列

于後焉

向原寺者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聖明王
貢獻釋迦銅像天皇宣問羣臣可拜不物尾
興中鎌子等皆沮之唯蘇稻目贊成焉天皇
賜像于稻目稻目大悅安小墾田家供養後
捨向原宅爲寺置像是本朝寺院像設之權
輿也

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八耳皇子率官師討
物守屋官帥三却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
像安髮中發大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
天王寺守屋亡乃於玉造岸上營寺安四王
像分物氏資產納寺推古元年移難波荒陵
東故曰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北一里東西
里餘有池曰荒陵池青龍沕焉昔釋迦文佛
因地轉法輪於此爾時皇子爲長者聽受供
養故遷此地寶塔大殿對極樂界東門皇子
拔髻髮六莖加佛舍利六粒藏塔中柱表救
濟六趣也

元興寺者上宮太子討守屋時蘇馬子又誓營寺故於飛鳥地創之推古四年成始曰法興寺後改焉天皇設無遮會慶之於是紫雲如蓋降覆殿塔變爲五色或作龍鳳形太子曰天感造寺故有祥雲

大安寺者推古二十五年太子豐聰入定見來世皇運出奏曰李葉帝統多艱虞乞建寺鎮之帝諾乃營寺熊凝村二十九年太子疾病願言以熊凝寺侈新舒明十一年移百濟

河側改号百濟大寺取材神林神嗔火寺皇極元年天智七年屢構修天武十二年移高市郡改曰大官大寺和銅三年遷平城天平元年上欲侈新求宏規沙門道慈獻西明寺圖上大悅加鉅構所謂印度祇桓精舍以梵率內院爲準唐西明寺以祇園爲準今大安寺模西明云

頂法寺者昔淡州海濱有朽篋順浪而來聖德太子適游濱渚見此篋啓之有如意輪觀

自在像悅而奉持常不離身爾後營四天王
寺采材諸所來此地偶浴泉水太子脫衣便
解像置柵樹枝閒浴已取像像重不上太子
恐對像祈求其夜夢我爲汝所持已七世矣
今又緣在此地故爾耳太子欲構宇安像時
一老嫗至太子問曰我思造殿宇近有材乎
嫗曰此地傍有大杉每朝紫雲覆之恐靈材
與太子翌早伺之果如嫗言太子便斬創之
其杉甚大不容他木一株而成其宇六稜以

安像焉桓武帝定都此州官司畫城路是宇
當途官司患之於是乎黑雲下垂覆宇乃躍
北而避之其遠五丈故名其路爲六角焉取
此宇也俗又名堂矣或曰此像高麗國光明
寺像本國僧德胤令太子迎之長一尺二寸
和州禪林寺者俗名當麻寺用明帝第四王
子麻魯古因兄豐聰王子訓所創也推古帝
舉爲官寺初名萬法藏院在內州山田鄉白
鳳二年麻魯王子得瑞夢移于當麻當麻者

役小角之家地也。天武帝聞夢事，敕刑部親王諭于小角麻魯王子伴，刑部親王至役所，役感靈夢，欽皇詔，又喜二王子之來，便捨其地，爲伽藍。十年春二月，寺成，改名禪林寺。落慶導師慧灌僧正也。小角曰：我先高賀茂間賀介及渡都岐有山川數百里，今皆迴施三寶具。如大寶三年六月記，其後天平寶字中，僕射藤拱佩有女性，無世染，不納聘禮，專志安養。七年六月入寺，薙髮誓曰：我不見彌陀。

真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尼至，不知從來，儀相麗偉，語曰：我令汝見淨土，覲彌陀，須集百駝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朝，詔使送蓮莖二日而滿。數化尼自折莖，取絲穿新井，濯之，五色燦然。又數日，一女來容兒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二升，爲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衆相。

嚴麗備足。新尼大悅。又以無節竹爲軸。蓋長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尼作偈禮。偈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故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爲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音大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漆井側有精舍。昔天智帝時。其地夜夜有光。帝

使使見之。三大石形似佛像。天使復奏。勅刻三石作彌勒三尊像。其上架殿庇之。俗以近漆井。号梁寺。役小角殿前栽一櫻樹。曰佛法沮櫻樹。枯自尔。以来舊枝漸朽。新梢萑秀。枝業鬱茂。花果鮮麗。見今存焉。

播州犬寺者。昔蘇入鹿。大召兵。亡上宮太子之屬。播有救夫者。從軍。救夫有妻好救夫之僕。以間潛通。既而救夫歸。僕恐事覺。受誅。語主曰。山中有一所。鹿猪之所集。人未知我適。

山行見之我願與君二人潛往獵之不令他人知若人有知非鎮長君之有矣救夫大喜救夫善射畋素養二黑狗便與二犬及僕入山中行數十里僕上高所彎弓架矢曰我昔主君比來匹敵也此山無獵所我給君至此也此一箭可得君命不知君有所思乎我雖奪命能濟君身後救夫曰甚矣我之衰也我未知此事餘又何言乎但有一事願子旦待須臾救夫腰帶畋糧解包呼二犬分糧爲二

各與之便撫二犬曰我畜汝等者有年恩意宛如子弟此飯是我之餐也今與汝等我有
一言汝等聞之我今死於此汝二犬一時鬪其屍莫令有遺餘矣所以然者我自少壯得雄武之譽故又逼驅從蘇氏之軍也恥今爲僕隸死給空死山中國人競來定見我屍指笑哀愍是我之大患也故我欲二狗盡我屍二犬不啜垂耳而聽言已一犬高躍鬪斷僕之弓絃一犬又躍嚼僕喉而死救夫將二犬

而返家乃逐其妻又語親屬曰我目二犬得全命自今立二狗爲我子我之莊田資財皆是二犬之有也畜齡短促不幾二犬自斃救夫曰我鄉以二犬爲子付資財今其殂矣前言不可渝也便捨田貨建伽藍安千手大悲像薦冥福祠二犬爲地主神此像靈感日新野火四面而來伽藍無恙凡三度桓武帝聞之救爲官寺捨田數頃

崇福寺者天智帝初欲創伽藍求勝地未得七年二月三日夜夢一沙門奏曰西北之山有靈區帝俄覺于時四更也便出殿陞望西北火光細騰高十餘丈明且救侍臣物色光所侍臣反宮奏曰光所有屋廬傍掛瀑布有優婆塞經行念誦臣等問名不言其容儀似非常人帝聞之乃幸其地優婆塞出迎白帝曰此地古仙靈窟伏藏之處也言已不見帝感喜立精舍

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

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也初皇極元年十一月蘇入鹿弒山背大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篡逆端露宅曰宮闕子稱王子中大兄王子天智帝也及中臣鎌足愁之帝與輕皇子孝德帝及二人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鎌足發大誓作史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六月刺入鹿於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寺安斯像又鎌足之遺意也弘仁四年諫議大夫藤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不空罽索并四天王像莊麗殊特世傳爾時藤氏寢微大夫營構願榮家族果大夫登宰輔藤氏益茂

若州神願寺者養老之閒州界疫起連歲旱澇時比吉神祝屬有私赤者歸佛乘棲山林比吉大神化入來告曰此地是我之有也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末由也故屢行災癘耳汝能爲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珍蓄自滅年豐民安赤乃建精舍曰

神願寺後無災害

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彌德道乃法道仙人也勳力

建其像材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

靂木也木之所至有疫災漸漂流至和州葛

下郡神河浦道明欲取此木刻佛像而無資

力專心禮木祈求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

藤房前奏賜和州租稻三千束乃刻十一面

觀音像高二丈六尺震雷破巖石爲座方八

尺佛工誓主勳誓文會作之或曰此材者昔

辛酉洪水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崎流出橋木

也所至之處火災疾疫和州葛下郡出雲大

滿聞木事思必靈材爰願欲刻一十面像而

此木巨材不可容易動試繫繩引之輕如片

木路人驚怪合力扶牽遂至和州城下郡當

麻鄉不幾大滿即世此材徒歷八十餘年其

村里疫亦起村民引奔長谷川上又過三十

年有沙彌德蓮トモ養老四年移置峯頂蓮欲雕

造而無由朝暮向木悲泣禮拜時藤房前奉

勅與官租辦之神龜四年成屈行基僧正落
慶初刻像時蓮夢神人告曰此山北峯土中
有大巖石平正無瑕鑿土立像覺後往彼穿
土果有大石方八尺上印足跡與像廓同如
夢言安像其上二事少有異並記傳疑云

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帝於近州
信樂京創之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
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初有沙門良辯爲帝
重勸帝營像宇一夕帝夢良辯前身爲支那

比丘求法赴天竺到流沙有大河辯無錢不
得渡淹留數月帝時爲渡子憐辯求法不言
備貨乃渡之辯先身發誓曰願尔來世必登
王位因此主日域覺後帝創此像十六年十
一月於甲賀寺造像模帝親引其繩勅大常
奏樂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上郡改造郡有
寺曰金熟優婆塞金熟居焉故名之持一執
金剛神像以繩繫脛捉之念修晝夜不休一
夜像脛放光照宮天皇驚恠救尋光至此中

使以聞乃召金熟問欲求何事奏曰求得度
教許之四事供給時入号金熟菩薩帝以此
地為勝區遷之執金剛像今在賢索院天平
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像成經年三歲
改鑄八度殿高十五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
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三十三丈十二
月丁亥帝及聖武上皇幸寺禮佛此日八幡
大神入寺拜像

石山寺者聖武帝創東大寺鑄一十有六丈
速那銅像多聚金為薄此時本朝未有黃金
帝語良辦法師曰傳聞和州金峯山其地皆
黃金也師祈金剛藏王得金資銅像薄不亦
宜乎辨入金峯山持念夢藏王告曰此山黃
金不敢自恣也今示汝別方近州湖西勢多
縣有一山如意輪觀自在靈應之地也汝至
彼持念必得黃金辨便赴勢多時老翁坐大
石上釣魚辨問曰汝何人對曰我是山主比
良明神也此地觀音之靈區言已不見辨就

其石縛廬安如意輪像持誦不幾輿州始貢黃金爾後刻丈六大悲像藏先像於中亦造金剛藏王及執金剛神安左右其像各八尺當夷基趾地中得五尺寶鐸益爲靈地和州葛木尼寺彌勒銅像者天平中官使巡城警夜至寺前聞南原有悲痛聲尋聲到彼盜取像毀之像爲聲也官使鞫勘送寺

遠州鷄田寺藥師像者寶字二年三月一沙門渡大井河水底有聲曰取我取我沙門穿聲所而得像高六尺五寸左右耳朽闕命工補之其後時時像放光

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八月鑒真法師薦聖武上皇所創也初以皇子儀同田部王舊宅賜真逮上皇崩成寶坊諸公卿及沙門等共營大殿者唐僧如寶建安丈六盧舍那像講堂者捨平城朝集殿而成彌勒及二菩薩脇士唐法力所造也食堂者藤仲公捨家屋經藏者唐義靜造之納佛舍利半合及佛髻

薩像經律論一切寶物冑索堂者藤清河施
屋安金色不空冑索像并八部神衆又賢璟
法師爲國家書大藏四千二百卷度之

西大寺者天平神護元年稱德帝建鑄四天
王銅像長七尺三像已成只增長天王一像
不成改鑄六度遂不就至第七度帝親幸治
處誓言朕若因是功勳來世轉女身成佛道
手攪熟銅無傷損而像成矣若不熟手爛像
不成便以玉手攪洋銅御手無傷像便成見

聞無不嗟嘆

粉河寺者寶龜元年建故老傳言紀州那賀
郡有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常棲山谷屏身
樹上夜窺猪鹿而射一夕山中有光大如笠
伴氏驚怖疑怪即下樹欲見光處進去髣髴
無定所如是現光三四夜伴氏熟看乃知其
地猛省曰吾非宿因爭逢瑞光便就光處結
菴又思安得佛像營精舍居未幾有一童子
乞宿伴家許之童悅語曰家主有伺所須我

願加助報宿託恩伴氏語瑞光事曰我此地
思安佛像未得佛工耳童曰我是拙工家主
若許願効小伎伴氏大悅曰我有二願刻像
一爲法界有情二我息任輿州吏途路曩遼
願安穩還鄉伴氏延童見菴所童曰我於此
菴中一七日到像其中間願莫來見功畢吾
往告伴氏諾去童入菴閉戶至第八曉聞叩
門聲伴氏出見無人乃詣菴金色觀世音像
千臂儼如而不見童伴氏喜恠自此投弓矢

供像精修其後河內澁河郡有佐大夫者一
子沈痾萬醫拱手一日童子來舍大夫語病
子事童曰我試咒之即誦大悲陀羅尼病立
愈父母大喜賂童童不受唯取一箸筒而出
大夫送門曰恩意深不知謝所住何處屢通
音問荅曰我住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河寺
語已辭去不幾大夫牽婦子向彼至風市村
無粉河寺者踟躕顧視傍有一澗亘東西沿
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中有二字閉

戶無人便思念恐是與未決偶日已沒體勞
疲開戶而入無火燭雖不見像以其佛宇採
花置几而已衆人共困睡中夜像前燈盞自
然點火堂內赫奕大夫驚起見之千手大悲
宛然近看童所取箸筒挂施無畏之臂也即
知童子此像之應化感嘆敬禮普告四來於
是伊都郡澁田村富家寡婦聞此事捨住宅
改精舍爾來靈應日新

高尾神護寺者光仁帝受八幡大神之託所

建也初沙門道鏡受幸於稱德帝天平寶字
八年太師慧美仲伏誅神護元年鏡爲太師
二年授法皇位鏡誇寵遇有昇大寶之意屢
感激帝情帝欲禪寶位於鏡先敕中使和清
白八幡大神神現形告曰天下善神少而邪
神多善神不受邪幣邪神貪邪幣道鏡祭邪
神覬寶位邪神多黨令帝有是讓然我國家
日種相繼膺運自開闢以來未厠他氏道鏡
豈發迹哉汝還闕奏我意又奏建一伽藍保

護帝祚亦絕如是濫窺汝歸宮道鏡必加誣
枉汝莫恐也我當助衛清復神言帝及道鏡
果怒處流刑清赴配過瞻駒山鏡使刺客伺
山路會雷電晦冥不能加害四年八月帝崩
清遭赦重奏神首光仁帝乃救清創寺初名
神願寺天長二年改号神護國祚寺

紀州那賀郡慈氏寺大殿中像已成左右二
菩薩妙音法音未漆飾經年臂落沙彌信行
居寺執役見像臂墮以絲縛著其頸寶龜二
年七月行在殿內半夜聞悲吟聲其音妙細
言痛哉痛哉行巡殿尋求無人累夕如是行
怪熟聞趁聲所先所縛之像也乃呼沙門豐
慶見之二人歎異勦力畢工

和州村崗寺三像者沙門廣達總州人吞金
峯山一日過桃花里秋河橋忽橋下有聲曰
莫踰莫踰達聞之見橋下無人踟躕細看只
有一木材達取之作彌陀及觀自在阿逸多
三像靈異日新

勝尾寺講堂觀自在像者寶龜八年堂成九年九月日州沙門興日語座主開成日傳聞講堂已成未有像我有八尺白檀香木願捨為像材成乃遣比丘豐南赴西海迎之十年夏到寺而未有良工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妙觀者來曰我能刻像得否成許諾三日後僧俗童輩惣十八人伴觀來雕像千臂千目莊麗端嚴又加四天王像凡五尊三十日而成八月十八日妙觀合掌對像而化所從

十八人一時不見時人曰刻像之日一十八像成之日一十八刻像之人一十八觀死之

日一十八靈應之數不虛設也

國俗以十八日為觀自在

此像爾來感驗日新正曆元年庚寅

大宋淳化

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婺州人

揚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右妃有美姿國主愛重未邁壯齡其髮早白右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効王又憂之一夕右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右

悅甚便向日本國作禮祈求又夢日本國一
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后髮紺碧過始以是寄
我等二人以闕伽器金鼓金鐘等什物遙獻
彼像不知勝尾寺爲何處大宰府使使者送
到寺云

鞏馬寺者大中大夫藤伊勢人之所創也大
夫歸佛尤篤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觀音
像延曆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鬚髮皤皤
告曰此地甲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

汝營練若利益無量大夫夢中問曰誰乎翁
曰王城鎮守貴姬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大
夫有白馬常所騎也裝鞍語曰昔摩騰法蘭
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者白馬者靈畜
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
城北而去至一山阿駐茅草中童還告此事
大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
門天像創一字安像故号鞏馬寺大夫以爲
我欲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

夢童子年十五六許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異體同覺後解疑大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自在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其後峯延法師居此益傳靈應云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彌延鎮

或曰有報息

夢事沂浚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爲誰荅曰吾名行睿隱約此地已二百歲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

今來也我有東州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棲此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栢曰我以是擬大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刻像而無資在菴歲月獨自對材延曆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獵鹿來此因斂庵鎮語上事將軍感嘆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爲

寺刻像置焉

睿山山王院千手觀音像者傳教大師之所
安也昔近州有淨信女欲造觀音像求良材
于時比良山有一木時時放光女聞之伐其
木爲材而未_レ有巧工偶一老翁來語女曰我
蘊薄伎能成汝願女悅奉材像成翁不見其
長五尺感應無比教得像安此院智證大師
後居於此所謂山王院大師者也

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初天智帝勅

太師大友氏移崇福寺建此地安史六彌勒
像天皇有夢又教太師還遷本地太師薨其
子與多承願命奏天武帝創之亦是太師之
家基也天安二年圓珎法師以唐國傳來經
籍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形曰是日域中我
已占勝地師聞官建院置此書旣而珍與并
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寺問經始寺僧時
老比丘來曰我名教待年一百六十二傳聞
寺成以來過我壽者殆二十歲現今有檀家

之孫乞問彼待即呼彼人來大友氏具說寺事又曰待公日者說師之誕育遊學今朝言當來我需師者久矣便以寺之四至契券併授焉珍問大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荅曰寺之西岩有泉井天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汲此井水為浴湯俗因而号御井寺珍聞此事見地勢宛似唐青龍寺又思新羅明神言規為靈區乃改御井為三井曰取三皇浴井之事也御三和訓近又曰我輿此水為三部灌頂

之闕伽至慈氏三會之期故改三字耳珍與二僧還詣闕奏三井事敕造一字名唐坊移尚書省經籍置焉今日唐院又大友太師所捨四至界畔依敕全歸且免官租永充寺供焉

貞觀寺者貞觀帝降誕之初太相國忠仁公與真雅法師謀建護帝祚也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設大齋會落慶道昌為導師惠達為咒願延諸宗碩德一百員以備法儀先勅王孫公子年少童子四十人習舞樂至是日兩

部童樂更舞迭出凡樂部之舞支那高麗諸樂及林邑天人等舞皆盡奏之一時盛事都人聳瞻聽會後一百比丘各賜度者一人感應寺者一演法師嘗持觀世音像欲得勝地安之廣求靈區貞觀中到平安城東北鴨河西岸干時此地搖震紫雲降垂蓮花紛亂奇香薰郁演喜而構伽藍以故号感應寺一日老翁持釣竿出河中語演曰我此地之主也自今應爲護伽藍神我有神力能除魔障

去疫癘又結好夫婦調適產育所謂牛頭天王者也我好眠一歲三百六十日只五月五日醒餘日皆臥端午之朝初起向天吐氣其氣或爲雲霞或爲雨露觸萬不同其所觸或爲藥或爲毒或爲惡瘡或爲疾疫皆是有情之業感也非我強爲也言已形隱演錄神言奏朝救黃門侍郎藤長良就其地七日夜行道念誦以報神德

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像者性空法師庵居

之初，傍有櫻桃樹。一日，天人降來，禮樹作偈，曰：「誓首生木，如意輪能滿。有情福壽願，亦滿往生極樂願。一切衆生心，所念空斬其枝。就其根株造如意輪大悲像，長一尺五寸，命安鎮行者，刻之於時，異鳥翔集，其音似賀。又殿下清泉流出，病者飲之，乃愈。」

蟹蒲寺者在山州父世郡，有郡民合家慈善，奉佛有女七歲，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

荅曰：「充飡。」女曰：「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覓乾魚，其父耕田中，一蛇追蝦蟇，而含之。父憐而不意，曰：「汝捨蝦蟇以汝爲壻。」蛇聞言，舉頭見翁，吐蝦而去。父歸舍，思念誤殺，言恐失愛子，懊惱不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女曰：「莫慮也，早飡焉。」父悅，受膳。初夜有叩門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

去女語父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
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昇室生忿恨心乃
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墜尾敲戶父母大
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
悲聲又止明旦父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亂
離地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
不變曰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夾殺此蛇大
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
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

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悅便穿土埋衆
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真福故号蟹滿寺又
曰紙幡寺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斯卷者平安城人上池軒王惠勇捐財繡梓
于時永和三祀_{丁巳}九月也

大日本國延文康子六月有旨入毘盧金襴別報國禪寺住持比立單況謹蒙勅錄垂焉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實崇 殊位國泰民安命工鉅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昔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三

音藝七

經師

聲明

唱導

念佛

拾異八

山背大兄王

榮常

諦鏡

太傅藤永手

大君氏

飛鳥貞成

賀陽良藤

粟田錄事

諾樂京女

大安寺側女

賈盤嶋

蓼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總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世

慧勝

藤常行

仲筭童

役夫賀能

德滿

大峯比丘

音藝志七

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
也有以矣吾佛六十四種類伽梵音令人樂
聽豈非攝化之巧便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
竺也及陳思王感魚山之咽支那之域音藝
起焉相次而見于傳矣本朝以音韻鼓吹吾

道者四家爲曰經師焉曰梵唄焉曰唱導焉
曰念佛焉初興三科于梁傳矣唐宋刪之今
并二四者摺系而得吾詳四者有伎行之異
是廢立之所以由生也蓋四者皆行也可立
焉流而爲伎不可不廢也古者四者皆行也
豈可不立乎今者伎也欲不廢不可得矣然
則梁唐之廢立者不得已乎今之撰者全備
吾法之異塗也又夫移風改俗卅樂有之况
法音方便之摠持乎又四家之徒雖薄毗尼
不得不爲法事之一莊飾矣故我正傳之外
于此而出焉

經師者持誦也亘顯密焉今之稱者資于法
本也昔者諸師皆挾勤焉梁傳取尤者立科
吾本朝又如彼之初故養老三年正經師詔
曰須式唐道榮我勝曉語在資治表是以光
空清雅聞者久不倦春朝哀婉獄吏泣而捨
然未名家矣長保寬弘之間道命法師以雅
麗之音得感靈之異其事已載靈怪篇命之

後此業繁焉。然命又承延命、延命承陽勝、二
世不振。至命而昌，命傳隆、圓傳隆、命傳
增、譽傳快、實傳明、實傳慶、忠傳能、
顯、逮寬、元帝鄉、真乘、寂愛、諷經、有祐宗者、顯
之嗣也。精于家業矣。荐奉天聽名施，一時華
夷經徒慕效其法。又有信昌者，稟命者十世
興宗齊名。天下諷讀者皆則二子。又王公善
此業者，比比在焉。門下侍郎藤公任親受命
之音調名。于時後授定賴承保帝召命之四

世永覺承音旨。寬治天仁保元四聖系付鳴
于臺閣。左僕射藤實定稟于天仁而傳。僕射
公繼或曰宗寢病淹。子弟倦看養。臨亡之日
諸子暫出。宗忽高唱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子弟傍聞曰。翁病少老乎。父無舉唱。今偶聞
焉快哉。其後不繼。子弟曰。何其寡哉。相語共
恠。乃往父處。雙手拱胸上安祥而逝。因茲而
言。假名練若之徒。又有梟脫乎。豈持誦之効。
與惜乎。賣伎而不事行。乎庶幾諸諷之人尚

至于宗哉

論曰調經之藝非王臣之事矣君臣之間我不取矣曰不然漢孝元唐明皇歌曲之譽史稱焉若又臣者不勝計矣今夫此方君臣不歸佛乘已歸即猶何言乎况世尊之聲教法師之功德豈漢唐之游謳戲曲之比乎我又分行伎之異君臣之間豈伎云乎

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梵唄曹陳王啓端也本朝遠取于竺立号焉

考古史延曆二年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之未立家也承和之初弘法奏置聲明之度其後寬朝善密唄慈覺之遊赤縣也周旋十師之間旁傳此業爾來布濩寰宇覺傳智證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慈慧傳源信信傳覺超超傳懷空空傳寬誓誓傳良忍忍事已見感進傳自居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為法事之莊儀忍傳索支派統于已其受尋宴者五世受瞻西者四世顯密聲明諸師音訣皆

能括囊忍深子聲明一日披明策畫墨譜忽
策中出光明自此世推忍之業焉繼其後者
乏忍之感應只受音韻因是大原之地成梵
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
唱道者演說也昔蒲慈子鳴于應真之間焉
自從吾法東傳諸師皆切於諭導矣而廬山
遠公獨擅其美及大法瓜裂斯道亦分故梁
傳立爲科矣吾國向方之初尚若彼又無剖
判爲故慶意受先泣之譽緣賀有後讚之議

而未有闕闕矣治承養和之間澄憲法師挾
給事之家學據智者之宗綱台芒射儒林而
花鮮性具出舌端而泉湧一昇高坐四衆清
耳晚年不慎戒法孿生數子長嗣聖覺克家
業課唱演自此數世系嗣峽峽覺生隆承承
生憲實實生憲基朝廷躡其諭導緩于閨房
以故氏族益繁寬元之間有定圓者園城之
徒也善唱說又立一家猶如憲苗種方今天
下言唱演者皆効二家夫諭揚至理啓迪庶

品鼓千百之衆布聞思之道其利博如也其德偉如也演說之益何術如焉爭奈何利路纔闢真源即塞數它死期寄我活業諛譎交生變態百出搖身首婉音韻言貴偶儷理主哀讚每言檀主常加佛德欲感人心先或自泣痛哉無上正真之道流爲詐僞俳優之伎願從事千此者三復予言焉

念佛者持誦之一支也修多羅中持于佛佛此方局彌陀焉或釋迦焉其始與淨土同出已具于上矣元曆文治之間源空法師建專念之宗遺派末流或資于曲調抑揚頓挫流暢哀婉感人性喜人心士女樂聞雜沓駢闐可爲愚化之一端矣然流俗益甚動銜伎戲交燕宴之末席受盃觴之餘瀝與瞽史倡妓促膝互唱痛哉真佛秘号蕩爲鄭衛之末韻或又擊鏡磬打跳躍不別婦女喧噪街巷其弊不足言矣

予修佛史傳視古記其關涉之灼灼者皆綴于十傳焉其餘斷事缺迹之系吾者又甚異矣我不忍舍諸庶幾不墜真化也作拾異志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斑鳩宮攻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竊隱瞻駒山兵燒宮見灰中骨以爲王焚死解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

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爐默然而住皆各經死須臾香煙氤氳上通天雲寺塔之上飄舞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耀時人仰見望雲禮拜蝦夷聞之曰上宮之尊族遭橫逆而死我家亡不久矣明年蘇氏皆殲蝦夷者入鹿之父稻日之弟也

天平年中山州相樂郡高麗寺有僧榮常持

法華一優婆塞常遊寺一日常與優婆塞共
常每下一著曰白衣白衣優婆塞喝其口又
曰祭常祭常俄優婆塞口自喝斜以手拄頤
出寺未到家躡地而死

神護中有宇遲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王
從山背赴奈良時毛野寺沙門諦鏡往山背
中路逢王無迴避處傾笠匿面立路側王見
之駐馬令僕打擊鏡逃走王追捕王行不遠
叫踊離地三尺許從者知鏡所爲就鏡求救

鏡不受三日後王如墨而卒從者奏曰諦鏡
法師咀宇遲王而死乞報仇勅答曰宇遲自
招非諦鏡咎矣

寶龜元年大傳藤末手薨其子大中大夫病
醫治不効乞法救一比丘比丘燒香持誦于
時大中託曰我永手也我生平作法華寺幢
又或營八角七層塔我令其減造四角五級
由此墮地獄身抱火柱手釘火釘忽闔王宮
大烟充塞王驚問傍人曰日本國藤永手子

病咒師焚香持誦其煙及此也王乃赦我歸本土而我屍已燒無所寄屢來告耳言已病愈

肥州松浦郡人大君氏忽爾死至閻王宮王曰此度非死期放還君氏見傍木釜湧中有如墨株者沸躍浮沈其浮時急告曰且待至第四浮倚釜口陳言我是遠州針原人物部古也我在生時掠奪細民白米由其罪報受此熱沸馮君還本土書法華經此罪可脫君

氏蘇錄此事送大宰府府獻朝後二十年大中大夫菅真道以記奏桓武帝帝宣施皎法師曰地獄苦報經二十年得脫不皎奏曰人閒一百年爲地獄一日夜二十歲未過一日耳帝勅遠州問物部古舊宅具如記乃詔百官諸僚書六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本妙經善珠法師爲講師施皎爲讀師於平城野寺設大法會慶讚薦冥福焉

贊曰桓武帝者夫仁君乎昔文王葬枯骨傳

尚稱焉况六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本經王乎
古云王者爲民父母殆乎父母不如也

仁和中常州飛鳥貞成其家富贍篤信三寶
嘗撰能筆翰者百人於金光明寺書百部法
華經如是十回已成千部設法會慶讚延東
大寺延喜法師爲講師其日供施亦盛已而
貞成逝其孫春澤除州之掾到任驛亭廐中
有駿馬背成文曰飛鳥貞成春澤驚見以稻
千束買此馬歸宅敬養一夕夢貞成曰我償

債爲驛馬春澤夢中問曰千部妙經其功許
多何至於此對曰我生平善惡並造善惡之
報亦各別受今先惡報而我以經力後必生
天我命又不久耳夢後春澤寫經助貞成薦
不旬日其馬自斃廐中

寬平中備中人賀陽良藤善貨殖爲州之小
掾八年秩罷居葦守鄉其妻淫奔入京良藤
鰥居心神狂亂常執筆諷吟作書艷詞勢時
時有兒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

十日一朝失良藤所在舉家尋求遂無得良藤兄弟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安得其死薦冥福合族爰願曰若得良藤骸當刻十一面觀世音像即伐栢木等良藤長頂禮誓祈歷十三日良藤自其宅倉下出來顏色憔悴如黃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材營構其下去地纔三四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從中出人莫不驚恠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鰥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著菊芭枝

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艷麗心情搖蕩歌詠書問往來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丈夫門迎曰僕公主家令也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饌公主漸出容兒服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設宴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娛甚密遂生一男性聰明兒嬌夫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男忠貞立此兒為嫡蓋子因母貴也居三年

忽有優婆塞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又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舍之下也時家人舉恠之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倉下土上有良藤坐臥之跡良藤居倉下纔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爲大廈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威應殆乎死狐窟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年六十一逝

延喜中仁和寺仁元供奉門人平如有擅越

栗田錄事病死經一日夜蘇語曰冥司驅行到一城門時一高僧語我曰闍王若有考問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未果我白比丘曰生平無此願又師誰乎僧曰汝在生時有人寫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硯汝記邪我荅曰然僧曰汝以此因故但言有寫法華願雖似虛妄不爲無緣我是方便品也語已不見即赴闍王前王問生前修何善我對曰有書法華願未果而俄亡王驚合掌尊重令冥使

考視虛實，冥衆考察，曰無之。王思忖曰：縱雖妄誕言，涉經乎須放還，果其業，我不任喜。幸便走出一禿丁，立門側，問曰：仁由何事放還？我荅曰：啓以有寫法華，願是故放還。禿頭亦至王前，王問如先荅，亦如先王亦放還。錄事後與平如同車入市買紙，欲書法華。禿丁亦同買紙，錄事見禿丁如舊識，禿丁亦見錄事，相恠二人熟見，便知冥事。禿頭言曰：幸依仁言得放還，錄事執手悲喜。市人多聞之，無不嗟嘆禿丁者，河內知識寺知事僧也。各歸本所，精進書寫。

論曰：閻王聰明正直，不可加也。故領萬生，生殺之權，苟非至明至直，孰能與於此哉！然粟田錄事之事，怪中之怪乎。錄事之經願元妄也。閻王不知不明也。至冥使監察曰：無之王曰：縱雖妄言，涉經須放還，是非刑獄之法也。不直之甚也。又彼方便品者，化高僧以妄教錄事，何其法華真文之不典邪！曰：此理甚深。

有
不爲淺識之者，易言也。粗揚推而陳之，夫群生之迴轉者，業障之所使也。業輕者，昇障重者，沈。諸聖之於羣生也，唯欲其昇，不欲其沈。而業障厚者，自沈墜耳。若毛髮許有極濟之由，諸聖施力於此，而其業障厚者，雖有善諸聖不援，何也？業重也。今錄事此生夙累皆竭者，也是諸聖拯濟之秋乎？而錄事生平又無佗善，纔經書一滴之餘潤耳，當其無餘殃而者，微善之時，宜乎經王之矯微詞也。閻王又

行
聖者耳，只恐不免。斯民於塗炭而障厚者，不關矣。遭錄事之無障，經王之加勸，彼閻王者，豈不發寬宥之言耶？蓋閻王神足知錄事之障竭也。若不知者，非閻王也。知之是閻王之聰明也。宥之是閻王之正直也。何也？聖境無礙也。經王閻王通知也。非區區世間昏行窒獄之據，款而推勘之謂也。又世只見錄事之無願之爲妄也，不知錄事之障盡之是無妄之時也。何也？障者妄之所爲也。今夙障已盡

曷妄之有以無妄之時發言者雖妄而皆真也是以經王不妄矣閻王不妄矣故錄事又不妄矣蓋自無妄之中來也世書猶言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况解脫之道乎只其知錄事之障竭是閻王之事也非凡庸之所及也又人之暫死入冥而蘇息者皆非實死之適活也蓋激感之所發也耳若定死者不可蘇也錄事此生雖業盡而緩於爲善也諸聖大悲借冥示此異而激勵善志耳是以非定死勤

鞫之比也故託微妄也若定勘者閒不容髮豈有之乎只是諸聖激錄事令作善因而已故微妄無咎元是要妄也或曰錄事依經滴之微緣預經王之加助妄而無咎蓋經王之功力也曰不然經王功力施於輕障不能施重障若錄事有障經王不得施矣今世人不皆然乎經王豈黨錄事乎况禿丁無滴緣乎只是禿丁又障竭之與錄事同也二人此時邂逅耳吾故言障盡是無妄之時也或曰子

之障竭之義已聞命矣不能無微緣乎曰然
曰錄事之微緣滴水耳禿丁無之何也曰禿
丁逢錄事猶錄事之逢經僧也是禿丁之微
緣也曰錄事之感經僧也滴水耳禿丁之感
錄事也緣何事曰此蓋禿丁宿生與錄事有
緣者也然此書只託一事而已不及於此吾
以我教之理推此皆是也我鄉所謂聖境無
礙也閻王知之也故禿丁又逢赦而歸耳矣
諾樂古京殖槻寺側有寡女父母昔曰鑄觀

音銅像高二尺五寸造殿安之父母死後女
貧甚常對像訴飢寒隣有鰥夫潛通一日夫
來雨下不歸其晚女無共明日又不爨乃入
殿泣訴過午叩門啓戶里人送饌言而曰聞
有客故贈草具耳女不勝喜脫褰與使者次
日女入殿禮拜像褰子挂像肩上
大安寺側有貧女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
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
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

納庫明日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送寺又明日女家閭內又有四緡簡曰大安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恠問女曰我比來詣木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大安寺側有商賈名盤島借寺修多羅分錢三十緡往越州都魯鹿津貿易歸路受病下船乘馬至近州高嶋郡有三人中途相從至山州宇治橋嶋問公等何往荅曰閻王使召

汝者也將捉嶋一鬼使曰不可取也是寺錢交易商使也乃語曰我飢甚汝有食乎島曰有糶與之鬼食畢曰汝定應死然我饗汝食恩意深有與汝同年人當相貸荅曰無三鬼中一鬼曰率川社畔有一人與汝同戊寅年也宜替彼且我等噉牛鬼也汝至家必饗之嶋曰我宅有斑牛二頭當薦鬼曰我等以同歲人替汝必受重罰汝呼我等名讀金剛般若若一百卷定脫苦罰乃稱名曰一高佐二中

知三槌言畢而去目送之不見蟲歸宅一牛
果斃便入大安寺請南塔院沙彌仁曜二日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卷三日朝鬼亦來曰依
大乘力我等免罰只願每年修之言已不現
嶋年九十餘終

諾樂京蓼原村有盲女生一女子家甚貧里
中有藥師佛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
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
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聒傳兩眼即

開

紀州牟婁郡熊野村有永興法師者智行兼
備有一比丘從興學其所持之具法華一部
銅瓶一繩牀一餘無長物比丘持法華居歲
餘以床施興曰我欲越山往勢州興使二僕
送且與糗爲糧行一日次日令僕返并授經
糗自持瓶又携麻繩獨別去歷二年熊野村
人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尋之
不見往語興興入山深尋有一骸骨麻繩擊

二腳垂巖傍有瓶興見悲泣後三歲猶有誦
經聲興重往收骨其舌赤鮮

總州太守藤時重有循吏譽一日告府屬曰
我有大願轉讀法華一萬部我繫國勢矣不
能自也今命管内釋衆速讀之然以米一石
充一部供諸吏告諸釋衆又頒米焉於是侏
州緇徒傳聞各錄部數來集一萬之數不幾
而足藤守大悅冬十月設大會而慶讚其夜
夢一比丘形服端莊執錫來語守曰汝所修

可謂淨業我甚隨喜又進把手曰汝其勗乎
守啓曰美哉訓也公誰乎比丘曰我是地藏
菩薩也語已不見夢覺感幸便造夢中像瞻
仰供養

江諸世者初甚寔嘗歸吉祥天女所至之處
取木片安高所合掌低頭言南無大吉祥天
女經歲不懈一時過途前有布囊見之中盛
精粳一斗許携而歸宅傾出半分供晨炊晡
又欲爨半殘見囊其米盈貯如先驚怪而喜

乃炊半分，翌朝囊米又盈如昨。諸世以爲吉祥天之惠也。試取諸器傾盛，盛已囊滿如井水。自此諸世便爲富人，能施他家，未嘗窮竭。終諸世，世囊滿如初。

延興寺沙門慧勝主浴室，偶取薪一束，與人已而死。時寺厨持牛生一犢，此犢駕浴薪車，能任重致遠，餘不如也。故備充浴車，牛一日異比丘語，牛曰：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又好牽車，乎牛聞之，垂淚尋而斃。時浴室僧夫捕

此比丘奏曰：比丘詛寺牛死，有司見此比丘形兒偉麗，便以聞救，圖寫其像，宛似觀自在。木士帝欽，命召見比丘，比丘忽然失所在。蓋勝生平持木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救護耳。藤常行者，右僕射良相之季子也。僕射家于西京，常行一夕潛如東京女舍，一馬一僕而已。過木內美福門前，路東有乘炬火行者，其衆二三百許人，常行爲微行，故避之，無地僕。曰：神泉苑北門常關，主其早進，如教果開，常

怒

行屏門內柱下炬隊自此過常行偷眼門隙皆鬼也或隻眼一手三日二頭奇形異類甚可怖也僕主喘氣其中或曰人氣近矣魁者曰盍執來乎一鬼迫門僕主以為不可免也鬼走反曰不可得也魁者叱之又老他鬼如先魁者怒自赴僕主以為這回實不免矣魁者又反曰不可若之何諸鬼請魁曰佛頂尊勝咒在焉故不得也言已炬火皆滅鬼隊走散常行不知所由然不向女家從此而迴家

有

人問中夜不見何所之常行語事乳母曰妾者日請一沙門書尊勝咒潛緘衣領恐是乎乃綻縫瞻視合家無不稱嘆

南京仲筭法師有童兒初在睿山楞嚴院後事于筭童常轉法華筭曰少年之業習學惟競諷經誦咒未晚耳童自此逢筭願眄乃為習學若佗時則動讀法華一日失童筭驚尋遂不得童潛入山誦經不食月餘已而得羽服成神仙後數月僕薪于山中遙聞誦經音

漸近則童兒也童語僕曰汝還房告師冀得
觀晤僕告筭筭跣足登山與兒逢兒曰我已
得仙與塵世隔今偶相見可謂良緣歎語者
久矣兒將去告曰每歲三月十八日近州竹
生嶋有神仙之會我亦預耳

役夫賀能者過睿山橫川般若谷逢雨寄一
破宇中有地藏像其像漏濕甚能見像庇不
全雨灑被體脫自小弊笠覆像頂而去晚年
受病而氣絕能生平無善事動多惡業便墮

地獄猛火燒身其痛不可言時有一比丘以
右手提能出鐵釜其比丘右邊顏肩足及臂
皆焦然而告曰我在瞻部洲睿山般若谷時
雨濕不可忍也汝以一笠蒙我其志難酬汝
我入火聚濟汝不顧自燒耳言已蘇息能使
諸般若谷拜像像之燒爛果如獄所見

土州中村有一宇安地藏像一時獵者得鹿
入此宇烹宰噉嚼自若其中一人曰尊像恐
思臭穢乎一人曰像若惡之盍躍出避之時

帳中有物飛出如鳥之過諸獵怪而趁追落深草中近而見之有地藏像其長六寸諸獵於是悔咎改懺遠近來奔恭敬供養

攝州水田郡沙門德蒲年二十盲過三歲詣鞍馬寺祈之無應又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祈求至第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力不及汝當如近州彥根山觀音靈場懇請蒲如教第三日初夜忽眼開見燈眼根如元承曆三年也自此蒲居此修練云

沙門義叡遊諸名山勝地欲從熊野山入大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十數日適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草及諸果蔬處處開敷睿見之驤怪窺一室有比丘年可二十威儀安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終自卷至始又自結帶而還臺睿益怪乃至小卷亦如是比丘讀已作禮出堂見睿驚曰此地凡鳥尚希况人乎何以到此睿告迷路

比丘引睿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來，睿嘗之甚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丘曰：住此幾年？比丘曰：已八十年。我本睿山東塔三昧座主弟子也。壯年出本山，屢處修練，老寓此山。耳睿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丘曰：鄉承人路不通，已見端正童子兩三輩，何作妄語？比丘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予豈妄哉？睿又曰：雖言老朽，面兒少壯，何乎？比丘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又豈妄哉？比丘漸勸睿歸，睿曰：日勢

已晚，不辨方隅，又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排哉？比丘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令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心身寂靜，默然而住，睿受教。初夜時，異類衆形，鬼神禽獸，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蔬、百味飲食，羅列安置，誓首禮拜，次第而坐。異衆中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曰：何人？至此比丘誦經，異衆傾聽，至明相現，各作禮分，散睿問曰：希有異類，何處來耶？比丘曰：子豈不聞

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為作
聽法衆睿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丘曰與子
指南即指瓶曰隨是去時瓶自躍進去睿趁
瓶而行行二時許到金峯山一峯直下便與
落也忽瓶昇空飛去睿著村里語此事聞者
歎嘆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四

黥爭九

亭說十

略例 附

智通論 附

黥爭志九

昔婆伽梵坐菩提樹下魔王波旬將八十億

衆各執器仗致惱地神現形責魔魔懼怖而去夫以世尊無量劫來已具種智豈受是等障蔽乎而有之者濁世令之使也非世尊之咎矣以故世尊不動一毛波旬受屈而歸滅後尤多或斬菩提樹或焚具多葉或閉伽藍門或壞阿育塔罽賓臂墮而死異見病至而悔不唯王者之爲梵志譖助而發也然彼自敗亡我法自若矣至于東震益酷後魏大武太平真君七年焚像經坑沙門者唯浩誣之

也八年雷擊殿而倒大武遭壓殆死不幾爲常侍宗愛弒唯浩腰斬之誅及五族北周武帝建德二年毀像經冠沙門宣政元年感癘而殂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巖真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頰而斃歸真責誅朝堂德裕貶死崖州柴周世宗毀我教手持斧擊大悲銅像鑿胸破帝後疽發胸而歿趙宋徽宗宣和元年沮吾法林靈素諭之是歲靈素放温州賜死于道靖康二年金人破汴

京虜徽宗而去上之五代君臣昏惑生阨於
吾禍敗景從寔可愍矣我國家君聖臣賢仁
怒忠良自真化覃此七百餘載上下崇奉輔
治保祚以故君臣世授胤連曆長只欽明弊
達之間有小厄者我法始至信根未洽又非
睿情孽臣矯之也而守屋之黨蓄不旋踵及
于天長天元有闕墻事長曆以來虐燄轉熾
永保之始二火亦起率見資治表雖台相之
丁厄頗撼朝堂然王臣篤奉佛其始不加劇

治所謂撲滅不息至于燎原矣嗚呼我國醇
淑而蓄自吾出弊魔嘗誓曰我來世入汝門
衣汝衣食汝食破汝法魔黨其不可熄乎今
欲全綴此方佛迹且令人知魔孽之所繇孽
善懲惡古史之任也作黜爭志

欽明十三年百濟國王聖明貢獻釋迦銅像
帝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興中鎌子等奏曰
古先帝皇之治天下也常有事於春夏秋冬
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方今改拜蕃神

恐致國神怒大臣蘇稻目進言西蕃諸國一
皆拜崇彼方諸神未聞拒逆我此日域何慮
之有乎天皇賜像稻目稻目大悅捨向原家
爲寺安置供養此年天下疫夭亡多尾與鏝
子等奏曰陛下不納愚忠作敬蕃神今癘留
由彼興之行弃撤天皇許之有司投像於堆
波堀江燒伽藍於是天無雲而雨宮中大殿
戕災

敏達十四年二月蘇馬子起塔大野立設大

齋會三月物守屋中勝海奏曰自先代及陛
下國多疫矣豈非蘇氏之佞佛哉上曰朕亦
不能無疑守屋自入寺斫塔縱火燔之又燒
藏殿等既而取燼餘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
雨下守屋又捕馬子所奉善信尼等禁銅海
石榴亭不幾帝并守屋患瘡天下又多患之
死者相枕患瘡者皆曰我身如打如燒人人
相謂曰是燒像塔之殃也後二年守屋伏誅
天長十年七月睿山義真寂以座王位私授

圓修大衆不肯山上鼓噪真之徒黨修之者
五十餘輩大衆擯之勅尚書右丞和真綱上
山罷圓修座主職修移和州室生山承和中
入唐歸住山雲寺

天元四年十二月敕餘慶法師補法性寺座
主慈覺之徒詣闕奏曰初太相國貞信公建
法性寺以辨日法師任座主以來九代相繼
而慈覺之門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人
加之是慈覺之徒失望也敕荅曰告檀家檀

家報曰隨敕相讓而不斷於是慈覺之徒一
百六十人向檀越廉義公家喧訴相家不聽
屢有爭論天祿帝聞之激怒曰貞信公初創
法性寺不必附慈覺一門只是撰智行兼備
者爲座主適慈覺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
餘慶亦有智行舉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况
喧爭敗德非淨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者
封職焉自茲兩門不和拒爭日滋智證之徒
出睿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

并門人修學院勸修并門人解脫寺穆筭
并門人一乘寺餘衆百余人猶在山上千手
院五年正月勅侍中平恒昌登千手院宣者
宿曰傳聞日者智證大師之徒多散逸經書
秘文恐有紛失固加衛護因之置宿衛守經
藏又下敕曰座主良源欲燒千手院殺餘衆
穆筭等陰謀難匿早止其機後而母悔良源
上表陳謝其略曰放火殺害我法大禁自作
教人波羅夷罪吾輩於此是道之常護達天

聽願決真偽

永祚元年九月敕餘慶爲延曆寺座主慈覺
之徒奏曰智證門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便
固閉戶永延帝并大相國藤兼家以爲過茲
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
登前唐院慈覺之塔訛衆徒之暴戾有師子身中
虫之句

正曆四年八月觀音院成筭之徒興睿山衆
有卻慈覺之徒燒千手院及壞房舍四十餘

午兩門相爭於是慈覺之徒擯智證之徒一
千人出山

長曆二年冬朝議以三井明尊爲天台座主
十月二十七日慈覺之徒捧狀沮之三年廷
評已定二月十七日慈覺之徒盡會法成寺
南門相議列向相府訴之相門固閉不入衆
猶蠢蠢不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
日有議大衆退明朝會祇陀林寺相府使使
告衆曰天台座主位古來重之故選智行全

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
有焉方今明尊僧正德位相宜慈覺之徒有
相若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嗔怨叫馳乃
走赴相府府門堅關大衆呼號扣門至穿門
柱下地相大怒使能州刺史平直方率兵射
大衆衆中亦有挑戰者定勢有膂力拔大刀
擊官兵官兵衆徒死傷兩多十九日定勢付
獄以降見資治表

序說志十

大覺渾然未嘗判矣瞿曇大聖人剖析而數
出矣其為數也有半焉有滿焉矣二焉三焉
及九焉皆半也十焉百焉及萬焉皆滿也半
常設小矣滿常設大矣然居渾而見數者判
而常渾矣在滿而見數者半而常滿矣故渾
而判判而渾滿而半半而滿是我圓極之微
旨矣此書有五格為傳贊論表志也傳十也
贊二而或繫一焉或綜多焉論又二而通別
也通託評焉別解惑焉表一也志又十也五

格者半數也寓判而非小矣十傳者所以載
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記其事也雙十者滿數
也寓渾而設大矣一表在中焉所以通串傳
志也不載空言見之行事雖采國史實釋氏
之通表也數止一者雙十之統也蓋一者十
之所歸十者一之所成天下之數未嘗不一
也十也矣又一者渾也十者滿也渾而無不
滿故一而之十焉滿而無不渾故十而反一
焉是自然之理而此書之數也傳之十者傳

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
檀興七、方應八、力遊九、願雜十、表之一者資
治也、志之十者為學、修為度、受為諸、未為會
儀為封、職為寺、像為音、藝為拾、異為黜、爭為
序、說維我、佛乘智為先、導勸示悟證皆智之
操、灌真來唱、昭訓去敷、澄海榮西、相繼高蹈
自茲此、方競嚮、真誥傳智居、初焉智之與、慧
名異、躰同赫赫、諸子惟業、惟隆不唯、聞思修
勤、解通、慧解、續焉攀緣、觀察愚夫所行、單傳

直指如來禪、清淨禪、續焉慕道之士、進其為
精進、進不止、感應便生、進感續焉佛道懸曠
動有退、還忍之為德、不崩不騫、烈士行之曜
後揚前、忍行續焉戒法毗尼、如來威儀不唯
固持明之知、之明戒續焉檀之為事、施與營
築厚薄有異、共歸興福、檀興續焉古聖深悲
周流屢遷、善應無方、是名巧便、方應續焉智
用為力、有動乘斯、萬里遊戲、尋道訪師、力遊
續焉我有大誓、其品萬科、隨類俱作、清濁揚

波願雜竟焉是始之十也史之爲言繫月繫
年我法無曆假渠寓旃渠亦假我政和祚延
作資治表一焉人生童昏不學不明但學浮
動修而智成去斯二路道無佗行故置於始
惟衡惟程學修志起矣入道爲度得戒爲受
度道之標戒道之守度受次矣吾門殊塗其
歸一致得致知塗不則道毀諸宗次矣我法
有爲會而有儀君臣賁行人給國治會儀次
矣道備德盈受封居職內祭門庭外格多福

封職次矣獨正無居獨依無主依正相應有
事偶字偶字已作吾門萬觀寺像次矣維此
世界音作佛事鏡鳴磬響軌儀全備音藝次
矣吾佛垂感倜儻不羈片竒小恠收拾不遺
拾異出矣治以鑑興亂以鑒衰背觸來現我
以鏡知黜爭出矣物必有頭事又有由故詳
始卒序說而休矣初予覃總角而離家逾志
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因
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

三傳不精史文蓋梁傳者戰國之文病體裁
焉唐傳者叙事艱澁傳論文同宛似銘辭宋
傳者駁雜骯髒任古碑碣絕無筆削古來聖
賢之事業不能顯煥頗惜之焉又佛法入斯
土以來七百餘歲高德名賢不為不多而我
國俗醇質雖木才碩筆未暇斯舉矣其閒別
傳小記相次而出然無通史矣故予發憤禪
餘旁資經史竊閱國史洽掇諸記日積月累
已有年矣遠自欽明迄于聖代補綴裁緝為

三十卷僅成一家之言不讓三傳之文名曰
元亨釋書古傳者偏傳也今為全史故改名
焉又夫古之著述或罹窮愁或求見世雖仲
尼猶然矧其餘哉余塵纏早脫世繳不及韜
晦我常豈真閑名只欲明佛祖之法揭聖賢
之迹令可畏之人知所式之塵也耳此予之
志也曰古科十品三傳承襲此書何異曰此
書雖變古傳古科皆在其中矣夫傳智者譯
經也我國無譯事故換号焉然其傳來者一

也慧解者義解也淨禪者習禪也慧之與義
淨之與習其所名摸不啻天淵之隔矣進感
者感通讀誦一之古傳瑣碎以我視之皆進
也故合焉忍行者遺身也古傳遺身之目無
含蓄也明戒者明律也古傳次三學故亞禪
焉今配十度故若忍下檀興者興福也福者
檀之報也替名而表本願雜者雜科也今分
六篇蓋智不足者駕願而達彼岸故闕願度
攝諸色也方應力遊古科無之今詳法義建

二焉梁唐削漆一二科不爲無據耳護法者
今鋤之此土無暴君悖吏何護之有而志有
黜爭者草昧自家之小厄也非巨廢矣又古
傳無表志今立之者備史法也我謂古傳爲
徧者是也矣曰春秋三傳不立志豈不良史
乎曰彼編年也無志可也已分傳則史遷曷
不全哉不能逃君子之誅矣曰子攻古傳者
深矣而宣寧之諸師高德偉才豈可容易而
議哉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三傳之師道悞

德大而吾之所欽也然史才者末也矣昔董
太史見三僧傳患文義鄙淺而欲刪修之又
法覺範屢議唐宋二傳非予獨言之矣曰子
之釋書名取諸何曰漢以來以史名書所謂
漢書晉書唐書等也曰漢唐者以世以國故
名書而佳矣今釋者氏族也世尊取以為名
此書應稱釋子蓋孟子莊子之謂也然諸子
不史也此書史也僭取乎曰不然子知世書
之有彼而不知吾教之有此也我大覺世尊

身土不二世屬土名屬身此法不割唯一覺
也子何輕議哉故為其系胤雖有聖凡之異
皆一種也猶世俗之家有賢不肖之子矣不
可以不肖不系其氏族也故予名之以釋書
又漢晉唐者國而皆姓也我釋書之稱不多
乖乎曰子廢古科配十度然者此方之人成
木機與曰有斯言矣夫此方視於竺支狹矣
蓋印度闊於震旦震旦闊於日域而印度小
乘多大乘寡加以婆羅門九十五種大乘之

於印度也。牛毛之雙角也。震旦大乘多。小乘寡。加以儒墨老莊乘時陵我者不少焉。大乘之於支那也。鼎鼎之一足也。我日域純大無小。其俱舍成實者。備于學而已。不立宗焉。有儒而無老莊。老莊之書。又備于學而已。不立象焉。只儒有數家焉。而不與我競。蓋雖魔虜民皆護佛法之謂乎。以印度地闊而大乘寡。支那地狹而大乘多。而見之我國。小而純。全大機者。非理之迂矣。蓋我道之機法者。不因

地之廣狹乎。盛哉吾國。東大醇淑。大乘之彊乎。命此土者。不爭我法。無異道也。學我法者。不赴小徑。無二乘也。是故此書以波羅蜜建十科也。曰如子言。此書所列咸菩薩。與曰然。菩薩有二。曰蒲曰分。波羅蜜亦然。譬登山焉。到頂者。躋麓者。齊稱登山焉。何也。躋麓者。竟達頂也。階吾道之大機者。皆為菩薩。何也。自分至蒲也。曰子以此方為大乘域。又愛吾廬之謂乎。曰大般若經第三百二曰我滅度後。

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於東北方大作佛事此日域金口已談豈始而言之乎曰彼經滅後流傳始東南方巡至東北子何獨取東北哉曰不然雖說八方流布特稱東北而爲取也故舍利子白佛言於東北方常有幾許住菩薩乘諸善男女於此般若書讀修說佛言東北方有無量住菩薩乘諸男女等然經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子親熟看亦不疑也蓋佛讚東北不似餘方第五百八又見焉曰

如子之言東北爲取而支那又東北也何定日域哉曰支那日本雖隔海而氣候同何也此土用唐曆不有老互也若佗域者曩垂矣故我言佛說之東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何也氣候同也見其氣候之同宜乎吾佛之并言之乎曰然則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醜者也曰此書立波羅蜜少有倒逆又諸師有不留一詞羅之者何混而顛乎曰序次雖倒意順也

也夫十度者五度如智度分爲五所謂
方願方智也智者揔體也故置第一慧者卜
用也故次焉餘三度各用也智中少互無善
今分智而置初後者應知雖檀戒又智也釋
論之中一度各具六應知雖十皆各通具也
以通具見之少互無咎而又有順理於其中
耳寶雨經曰菩薩以智爲先導凡菩薩人動
作無非智此書主行故以十度建十科又諸
修多羅十度以滿位爲次序今之十傳取諸

分故有少倒譬石砌路焉木小曲直者石之
質也方面布置者工之巧也路不得不整矣
吾以波羅之分滿修菩提之砌路其閒詰諸
子之木小曲直者不見吾之木道矣

略例 附

桓武之後追謚缺焉其閒一二不備足焉今
以年号呼帝者

州号古來呼者不醇矣今以二義質之所謂
上下簡辟也上下何 上字不復出者皆

上字呼之山州、撫州也。上字復出者以
字呼之和州、賀州等也。簡辟何凡二字或上
字復出或下字復出皆能簡辟呼之。若又復
出多者始後簡采美州之采始者簡信作也。
波州之采後者簡丹阿也。又上下前後之者
加之字而呼願見此書善簡辟焉。
官位皆以唐宋呼之古儒已配之矣。非新例
矣。

表中孝德寬平前後二例皆史法也。

表中雖立二例正傳之中詰年曆且從古史
右五條

智通論 附

釋書出焉有儒一生言之曰我名教立五常
智居四焉蓋智者聖人之次德也。易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
鮮矣。是夫子黜智之言也。又皇帝王霸步驟
殊塗以智為霸者之權也。故漢高祖曰吾寧
闔智不闔力。又老子曰絕聖棄智然則論

道者斥其智矣吾聞三教一致聖人無異此書何先智乎又我儒不言神性此書感進神仙拾異等篇基於此蒙竊惑焉余曰善哉問乎不子今言之外學之議我也自古而然我今片言可以解千歲之惑矣夫吾道一心也心外無餘以心為身以心為土身上皆心也况思想作為乎吾佛以四智應於萬彙所謂圓鏡一也平等二也觀察三也成作四也佛心之明淨者鏡智也佛心之均同者等智也

佛心之知覺者觀智也佛心之云為者成智也四者之體曰法界法界之用者四者也體用皆心也蓋因心而見體用者五之者未嘗有異矣今其如來一代之說相者觀察之一智也六般之神足者成作之一智也以觀察而應機也為大為小為權為實為偏為圓為修多羅為毗奈耶以成作而應機也為幻為化為明為通為三摩提是吾佛不思議之智用也然以鏡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明淨也。以等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均同也。修多羅毗奈耶亦然。以鏡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均同也。三摩提亦然。又
以觀察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知覺也。
以成作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云為也。
綺錯交互亦然。故吾佛一說也。四智備矣。一
通也。四智全矣。若隔礙者。非所謂圓鏡焉。平
等焉。觀察焉。成作焉。也。豈仲尼伯陽論談局

說之謂乎。譬溟渤為東西南北。一海也。而東
方之民曰東溟。西方之民曰西溟。南北亦然。
人自名耳。海豈異乎。汀溼不然。有方所有。淺
深不得不異。宜乎子之以仁智神怪而議吾
乎。又三教一致。聖人無異者。我智上之詮也。
非子之心外教之所知也。彼所謂智者之智
者。偏智也。非圓智也。彼所謂霸者之智者。權
智也。非實智也。彼所謂棄智之智者。小智也。
非大智也。彼所謂神怪者。妖孽也。非明通也。

又怪力亂神之言出於論也然諸儒不一也
或作二事或作四事異談不少今且就子之
四事之言而辨之孔子之不語怪力亂神者
非絕不言也慎言也後儒不明仲尼意絕言
於四事者惑之甚也我粗出其端焉易曰陰
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仲
尼豈不言神乎春秋二萬言皆衰周諸侯攘
奪之事也仲尼豈不言亂乎孔子之勁能江
國門之關不唯口言也身自為之乎亦桓子

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一之怪豈不
言怪乎凡經傳之中孔子之涉四事之者多
不暇縷舉矣孔子為名教之祖垂訓於世思
凡庸之溺四事而有此迹也陋儒迷跡而為
孔門之徒絕言於四事者可笑也夫四事者
昧者之所溺也而又不可無也君子能辨之
我法悲智交發神用以利天下豈同滄儒之
局見古來木賢之感應棄而不齒乎趙宋之
時有歐陽脩者修唐書而舊唐書多載佛氏

之神異脩術學孔迹而刪去者千餘條皆之
偏識可卑矣夫良史者褒善而策後世貶惡
而警後世故善惡并書而不匿彼脩何爲者
乎任吾喜怒一切刪之蓋脩之意以佛爲怪
爲異道也縱佛怪異也時君好之脩何不並
書加褒貶垂後世而例刪之乎劉煦之文實
淺矣脩文雖加之而識不如煦乎脩亦惑論
之四語之甚者乎又吾佛之神用者幻化也
諸聖未爲竒也凡愚以爲竒也言次思凡愚

之淨信也譬僂僂焉長者未嘗以爲僂也何
也知棚中牽抽也愚少以爲異而戲者逮逐
何也淺識也今以神怪或斥或嬉齋惑也何
也爲竒故也君子不然幻也化也何有於此
乎曰吾議子書子何引佛蔽之哉予曰其矣
哉子之難曉乎昔人有學舜者蚤夜孳孳去
其不如舜者附其如舜者故謂之舜之徒焉
吾人豈異哉只恐蚤夜孳孳不如佛焉不幸
而不肖者學之之不至者也學者之大志皆

是也。今世學佛者也。此書諸師皆學佛者也。夫學佛之者，擊學佛之人，而以佛之事，其不學佛之人，不知佛而罪之，是乎非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東福海藏禪元重刊

元亨釋書化疏元叙

大日本國平安城濟北大沙門虎關禪師撰
元亨釋書者寔

本朝僧傳之權輿也。其書凡三十卷，始於傳智終乎序說。上自推古，下至元亨，七百餘年。聞事若僧尼士庶之傳，若寺宇佛象之志，若國家君臣資治之表，有一ツ關乎吾釋氏者，靡不レ登載而收錄焉。至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藏行蓋從其徒闕通住持龍泉公
誦也是書既鏤版行於世會求德壬戌二月
十六日司烜失職本院遺火延及書庫凡歷
代三教之書與編秘帙一夕而燼則版亦成
烏有矣聞者咸惜焉茲者 師之上足前商
禪性海禪師以其徒請由東菴遷蒞院事未
幾百廢俱舉仍圖重刊茲書費用不貲逐命
在城等持比丘周信儷誦製疏忍叩

十方諸大檀真宮長老緇白慧文慧目聞

者慨然樂施法界德福印里中哉疏

曰維元亨釋氏之編寔

本朝僧史之筆曰梁曰唐曰宋三傳雖同若
皎若宣若寧十科或異慨茲海藏龍宮之失
護俄驚琅函玉軸之歸空天道好還行印
板打就斯文復作正好點筆疾書增濟北之
陰涼壯海東之福地

天子萬歲 宰臣千秋

三德二年甲子六月日疏

慶長乙巳歲仲夏日

下村生藏刊之

31226

135280

